

趋京闲记

任笑康

的姐姐,每菜优先动筷,以领受节日尊荣;第二,往前捋,去年(2025年)秋,乃我等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五十周年。大哥当时提议北京团聚,因故未遂。此一延误,根由在我。今日相聚,算是还愿;第三,往后捋,今朝之后,第83天,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。六人中四位当过兵,今日联欢,委实提前重温军民鱼水深情;第四,再过一月,最小的兄弟,偕夫人旅居域外,将去国年余。张罗推杯换盏,亦是为他饯行。

梳理出如许“内涵”,众皆感奋。

大哥乘势吩咐侍应,拾掇台面,开始奉菜。

酒、菜亮相,顿入佳境。均已年逾古稀的老爷子、老太太,谈资丰沛,识见新颖,将苍穹与大地、社会与人生,通通做了佐酒佳肴。端详每位学友,无不阅尽千帆,然昔年诸般“原形”,重新弹跳出来,或调皮,或沉稳,眉眼依然如故,禁不住互致秉性难移的惊叹。

此间雅楼,专营北京菜系。

道道盘碟次第出场,令人眼花,各种搭配,足以体察大哥解囊的慷慨。我午饭向来仅用可乐添趣,对引觞助兴的白酒,则有意闪开。

曾在京当兵、做事,前后七年,今日菜品,竟半数陌生。更有奇特,于京津常吃的北京烤鸭,令我头回开眼。

一妙龄女郎提锣进屋,仿若导游讲解,完毕敲击,款款离去,音色空灵,袅袅不绝;门外一俊秀男厨,以一面皮鼓作案,片鸭时目不斜视,手疾力轻,柳叶状皮肉分离,徐徐码至盘中。此

谓锣鼓烤鸭。待到卷入嘴内,蘸酱、配料清奇脱俗……

曲终席散终究到来,我属“远客”,便先行告退。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”执手话别的快活,来日方长的自信,货真价实地写在彼此脸上。

不由分说的老哥,送我至地铁台阶。仍坐满12站,再转三层电梯上检票口。

高铁跑起来,势如破竹。30分钟,回到天津。走进地库,启动车子,徐行归家。回想十数小时,全由美妙的集锦相伴,蔓延成初夏舒心一天。

年迈之后的喜乐,似乎无须着意修炼。有时真是简单,迈开自己的腿,重逢想见的人,吃顿可口的饭,唠些畅怀的嗑,便可称心遂意,轻取桑榆之欢。

2026年5月20日,津西久木房

新市景·大众写

深巷有香,修复有情

信淑雅

在一次采风活动中,我来到河北区王串场幸福道商业街内的修补巷,专程探访了“田香缘古韵重生修复坊”。进屋时,田永健师傅正端坐在茶海后面,四把圈椅环绕茶几,几上燃着一炷香,香烟袅袅。

田师傅今年70岁,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,他家从爷爷那辈起就做沉香,清末的时候,他家的沉香还曾作为贡品送进宫中。受家庭熏陶,田师傅从小就对沉香爱得痴迷,退休之后干脆重拾祖业,一门心思扑在了沉香制作上。

我指着案几上燃着的香问:“这是您做的沉香?”田师傅说:“对,此香安神助眠。夏天屋里飘着这香味,蚊子都不往屋里钻。”他还给我讲起自己研制的沉香药枕,说能舒缓神经、帮助入眠,就连对耳鸣都有一定调理作用。

闲谈中,田师傅说起店里的修复生意。他随手从案头拿过一只瓷碗递来,叫我看看破损在何处。我捧着碗翻来覆去端详了好半天,实在找不出裂缝。田师傅笑着说:“看不出来就对了。这是一位大姐送过来的,原是她姥姥用了一辈子的旧物。大姐从小是姥姥带大的,这碗里盛的全是她小时候的回忆,前阵子不小心摔成了好几瓣,大姐心疼得不行,专门送来做无痕修复。我们用的是传统老法子,先打铜子固定,再用江米汁粘缝,一点化学成分都不加,修好之后照样能拿来喝茶。”

话音刚落,就进来一个年轻人,手里捧着一把紫砂泥壶。田师傅接过来翻看,发现壶盖缺了一小块,转头对我说:“把这个缺口无痕补上,留住主人对心爱物件的那份珍惜,这就是咱们做修复手艺当下的新含义!”

我又问:“那您手上有没有遇到过修不了的东西?”田师傅说:“到现在还真没有。店里有七八个老师傅,各有专长,又都能触类旁通。接到难活儿,大家就一起研究,拿出最佳的修复方案。我们曾修复过红木家具、断裂的玉镯子、破损的古瓷瓶,修复过程中还会根据需求镶嵌金属把手做加固修饰等等。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能难住我们的活儿。”

清茶一盏,沉香一炷,田师傅讲着那些修老物件时遇着的感人故事。我听得入了神,连窗外商业街的人声喧闹都没察觉,更没注意到时间早已悄悄溜走了。



●百草园
美
王成喜

自身足够美,苍蝇自然不来。

降维打击

程思良

大黑蚁与小黄蚁在一棵树下相遇,壮硕的大黑蚁斜睨着瘦弱的小黄蚁,不屑地说:“小家伙,你敢跟我比爬树吗?”

“敢!”小黄蚁将头昂得高高的,不服气地说,“谁赢还不一定哩!”

大黑蚁指着树梢说:“谁先爬上树梢,算谁赢。”

小黄蚁点了点头。

只用了十分钟,大黑蚁就爬上了树梢。它得意极了,在树梢上载歌载舞。又过了五分钟,小黄蚁才气喘吁吁地爬上树梢。

“瞧,我多厉害!”大黑蚁趾高气扬地说。

“比谁先爬上来,我输了。”小黄蚁摇了摇触角,幽幽地说,“可是,你敢比谁先到地上吗?”

“敢!”大黑蚁脱口而出。

仅用了八分钟,大黑蚁就回到了地面。这时,传来一个声音:“嘿,我在这儿,等你好一会儿了!”大黑蚁寻声望去,见小黄蚁骄傲地站在一片枯叶上,不由目瞪口呆。

小黄蚁拍了拍枯叶,笑眯眯地说:“我是乘这片‘飞毯’下来的。”

如今的夏日乡村和从前相比,既有不变的底色,也有不同的面貌。

乡夏旧时光

立新

没变的是蝉鸣依旧聒噪,烈日依旧高悬,树荫还在,溪流也照旧潺潺流淌,农作物在蓬勃生长,趋向成熟。

不同的是,乡村里人少了许多,尤其是少年和青壮年,看不到吹着牧笛放牛的孩子,也见不到行走在田野里的壮实青年。我60多岁的三叔和80多岁的父亲,在塘边舀水浇地。三叔跟父亲说:“王村三岔口的羊厂有不少羊粪,可以挑些回来当肥料。”父亲叹道:“路太远,挑不动了。”三叔又说:“那我明天帮你挑点回来吧。”

傍晚时分,落日像一颗硕大的咸蛋黄,贴着山尖缓缓下沉,其光热的威力速减。天闷,蜻蜓都贴地低飞,一只只的,群飞乱舞,却不会互相碰撞。

池塘里的翘嘴鱼也浮到水面吐泡泡,人一靠近,就“哗”地一下全钻得没了影,等人走远了,又重新浮上来。

天是瓦蓝的,水是清碧的,一间间红瓦屋藏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间。叶动瓦现,叶静瓦隐。

天还没全黑,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。大伙趁着还亮的天光,把凉床当饭桌摆在院子里,吃的是稀饭馒头,就着咸豆角、咸鸭蛋,再添一两碗自家菜

园摘的时令蔬菜。

晚风轻轻吹过,暂时吹散了暑气,一家人围着凉床坐下。爸爸在,妈妈在,哥哥在,姐姐在,弟弟在,妹妹在。这哪里是一顿普通的晚饭,明明就是一场盛宴,一场专属于亲情的盛宴。

可如今,夏日黄昏的乡下小院里,再也凑不齐这一大家人了。当年的孩子像蒲公英的种子,散落在天南海北,各有各的生活要忙,再也凑不齐整。只能隔着手机屏幕,在视频电话里“聚”上一回。

夏日乡村的夜晚,蚊虫多,总爱绕着人飞,叮咬露在外面的皮肤。从前是点艾烟、熏蚊香、挂蚊帐,现在往身上抹点驱蚊液,或是干脆把空调打开,室温降下来后,蚊虫也就安分待着不咬人了。

萤火虫出来了,一闪一闪的,是夜空里的精灵,又似掉入人间的星星。夏虫不可语冰,它们的生命虽然极其短暂,但从古至今,依然要发出自己的光和声音。

青蛙或是蹲在水里,或是藏在田里,或是安坐在路埂上,呱呱地放声叫着,把原本安安静静的乡村夏夜搅得热闹起来,走夜路的人听着这声响,也就不那么害怕了。

只是现在,还有人走夜路吗?似乎,已经没有了。

星期文库

修补巷的工匠故事之三